

非常经典

铭刻记忆的永恒，感化世纪的情愫，镶嵌岁月的
晶莹，吮吸名著的乳汁，绽放属于生命灿烂不朽的思
想之花。

最后的莫希干人 (下)



[美国] 库柏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最后的莫希干人(下)

(美国)库柏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最后的莫希干人(下)

(美国)库柏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簡介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1789—1851),1789 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伯灵顿市。他先在耶鲁大学念了几年书,后来却离开学校,上了一艘商船,开始他的航海生涯。1808 年,他成为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学员。1811 年,他离开海军并结了婚,航海生涯因此而告中断。

婚后不久,他开始着手写作,完成了后来所谓的“皮袜

子故事”的五部小说。其中以《杀鹿者》、《最后的莫希干人》和《拓荒者》最为著名。他正直、勤奋、高尚,而且是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的朋友。库柏的小说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他描写的探险故事活泼、生动,大受读者欢迎。库柏本身也十分喜爱文学创作,所以一直到 60 岁还在继续写作。1851 年,库柏逝世于纽约的库柏城,享年 62 岁。

目 录

第十八章.....	1
第十九章	20
第二十章	40
第二十一章	59
第二十二章	76
第二十三章	94
第二十四章.....	115
第二十五章.....	135
第二十六章.....	157
第二十七章.....	175

第二十八章.....	192
第二十九章.....	208
第三十章.....	230
第三十一章.....	251
第三十二章.....	265
第三十三章.....	291

第十八章

随便你们怎么说吧；要是你们愿意，不妨说我是一个正直的凶手，因为我所干的事，都是出于荣誉的观念，不是出于猜嫌的私恨。

——莎士比亚^①

上一章讲到的那一次惨无人道的流血事件，我们虽只顺便提及，并未加以详述，但它在北美殖民史里却是惹人注目的一页，它名副其实地冠有《威廉·亨利堡大屠杀》的标题。那位法军司令以前也曾有过与此非常类似的问题，而这一次事件，则更加加深了他声名上的污点，尽管他过早地光荣牺牲，但这一污点仍没能完全洗刷掉。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事件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地淡漠了。很多人只知道蒙卡姆在亚伯拉罕平原上英勇牺牲的故事，并

^① 《奥赛罗》第五幕第二场。



不知道他在道义上多么缺乏勇气,而一个人缺少了这一点,是不能称之为真正伟大的。从这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写下许多篇章来证明人类的优点中也有缺点,指出一个人虽然能表现出宽宏大量、谦恭有礼和骑士气概,但他也很容易在自私心的作祟下失去这些品质,而成为这样一种人:他每每在较为次要的地方表现出这些优良品质以显示自己的伟大,但在需要证明原则重于策略时,就显得缺乏原则了。不过,要想完成此项任务,我们是力不胜任的。何况历史本身也像爱情一样,它总是给自己的主人公蒙上一层想像的金光,因此后人在评论路易·德·圣维兰时,也许只会看到他如何英勇地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把他在奥斯威戈和霍里肯湖畔那两次残酷无情的行为,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虽然对于历史女神的这种弱点深感遗憾,但也只好立刻从她神圣的领土上引退,回到我们职小任微的讲述故事上来。

现在虽然已经是亨利堡失守之后的第三天傍晚,但是我们的故事还要求读者继续在“圣水湖”畔稍作逗留。堡垒的周围,最后一眼所看到的原是暴行和骚乱,现在却是一片寂静和死亡。沾满了鲜血的征服者已经离去,他们的军营,不久之前还充满着胜利者的欢呼声,现在却已经变成一片死寂的空棚了。那城堡也只剩下一堆仍然在冒烟的断墙残

壁，烧焦了的橡木，炸裂了的大炮碎片，倒塌的砖石工事，统统乱七八糟地堆在那些土丘上。

气候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太阳已经把它的灼热藏进厚厚的云层，几百具尸体原来已在八月的酷暑下晒得焦黑，现在却又在过早到来的十一月寒风中冻得僵硬了。山顶上那片片轻轻的白云，本来都向北方飘去，现在却变成浓黑的乌云，没完没了地奔向南方，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霍里肯湖水平如镜的湖面，已经看不见了，它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怒涛，冲击着堤岸，好像是愤慨地要将湖中的那些不洁之物，冲回到污浊的湖岸。清澈的湖水虽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媚人的魅力，但也只能反映出从低沉的天空落下的一些幽光。原来，那令人惬意的湿润空气，美化着周围的景色，遮住它的难看处，缓和它的酷热，可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只有北风在一片波涛起伏的茫茫水面上掠过，四周丝毫也没有留下可供揣摩和浮想的东西。

恶劣的气候夺走了这儿的碧绿青翠，使这一抹平原看上去像遭受过一场雷轰电击。可是就在这一片荒芜中，有些地方也还能看到一些暗绿色的草丛破土而出，也许这就是由人血浇灌出来的最初的产物。但在适当的光线和宜人的气候里，这儿的整个景色看来还是明媚可爱的。它现在



仿佛就像一幅生活的讽喻画，一切东西都以它最强烈的然而最真实的颜色呈现出来，毫无一点阴影来调剂陪衬。

零落枯萎的荒草，在掠过的阵阵寒风中战栗着，怪石嶙峋的峻峭山岗，光秃秃地历历在目。天上飞驰过凌乱的乌云，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不让看清那无边无际的天空。

朔风时弱时强。时而缓缓地扫过地面，仿佛在死者僵冷的耳边呜咽低语；时而又呼啸长鸣，疯狂地冲进森林，一路上把枯枝败叶卷得漫天飞舞。在突如其来的阵雨中，几只饿鸦在和风雨搏斗，可是一等飞过下面那片绿色的林海，它们便兴高采烈地停了下来，任意地享用着那可怕的筵席。

总之，这儿的景象是一片荒芜、凄凉。好像不管什么人，只要到了这儿，就会觉得像突然遭到死神的魔掌狠狠一击似的。现在，这儿已经解除了战时的禁令。自从那班制造暴行，把这儿弄得疮痍满目的人离去之后，现在还是第一次有活人敢走近这地方。

这一天，大约在太阳落山前一小时，在通往赫德森河的小路进入森林的地方，只见有一行五人从林子里出来，向着亨利堡的废墟的方向走去。起先，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得很慢，仿佛不太愿意到这可怕的地方来，或者是生怕那种恐怖的事件又会出现。走在最前面的动作轻捷，凭他那警觉和



灵敏的模样,就可看出他是个土著。每经过一个小丘,他都要上去仔细观察一番,然后再用手势通知同伴们,应该从哪一条路追踪为好。他后面的那几个人,也不缺这种山林战中所必需的警觉和预见。其中有一个也是印第安人,他稍稍靠向一侧走着,注视着森林的边缘地区,他那双敏锐的眼睛,早就习惯于发现最最细微的危险迹象,另外三个都是白人,他们所穿衣服的质地和颜色,也都适合在荒野中对一支撤退部队进行追踪的危险工作。

在这条通向湖畔的小路上,沿途不断出现骇人听闻的景象,但由此产生的影响,却因这行人中各人的性格差异而有所不同。走在前面的那个年轻人,脚步轻捷地走过平原,不时表情严肃地偷偷朝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瞥上一眼。他既不敢流露出自己的内心感情,但又没有老练到能完全克制住眼前的景象对自己突如其来的强烈影响。可是,他的那位印第安人同伴就比他强多了。他从一堆堆尸体旁边经过时,丝毫不动声色,显然只有那种一向见惯这种场面的人,才能如此镇静自若。那几个白人虽然都很悲伤,但各人的心情也不尽相同。那个头发斑白、满脸皱纹,但又有着一副军人气派和步姿的老人,虽然也穿着森林居民的服装,但仍可看出,他对这种战争场面经验丰富,每当他看到一个过



于可怕的惨相时，就毫不掩饰地大声叹着气。走在他身边的那个青年却在打着哆嗦，但是为了不让他的同伴伤心，他似乎在强压着自己的感情。在所有人当中，只有走在最后的那个人，完全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既不怕去仔细审视，也不怕产生什么后果。他看到这片极端骇人听闻的惨相，虽然脸色丝毫未变，但是从他那恨之入骨的咒骂中，可以看出他对敌人的罪行有多痛恨。

从这几个人各自的性格来看，读者不难立刻猜出，这便是那两个莫希干人，还有他们的朋友：侦察员，以及孟罗和海沃德。事实上，这正是那位父亲在追寻他的女儿，陪同他的也正是那个和他们祸福攸关的年轻军官，还有那几个勇敢诚实的森林居民；通过以前叙述过的那些艰险的境遇，已经可以证明他们有着高超本领和耿耿忠心。

走在最前面的恩卡斯来到平原的中央时，突然喊了一声，要同伴们全都到他那儿去。就在这位印第安青年站着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堆女尸，孟罗和海沃德这时已顾不得那凄惨可怕的景象，奔到腐烂的尸体堆旁，在一种难以压制的爱情驱使下，想从那些撕得破烂不堪的五颜六色的衣着中，发现一点他们正在寻找的人的痕迹。那做父亲的和做情人的搜寻了一番后，立即就感到放心了。可是一种





吉凶未卜的不安心情，随即又使他们陷入痛苦之中，这几乎和得到最不幸的真实消息一样难受。就在他们呆立在那堆女尸旁默默沉思时，侦察员来到了他们身边，他看到这一凄惨场面，气得脸都变了色。自从走进平原以来，这个坚强的森林居民第一次大声说起话来。

“我参加过许多残酷的战斗，经历过无数流血的场面，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魔鬼的暴行会表现得这样露骨！复仇本是印第安人的天性，而我，大家都知道是个纯血统的白人，可今天我要在这荒野中对天起誓，如果那班法国人胆敢再进入我的子弹射程，我的这支长枪决不留情，除非是枪机失灵或者是火药受潮！至于战斧和猎刀，那我就留给那些生来就擅长用的人去用啦。钦加哥，你看怎么样？”他又改用特拉华语说，“等寒冬到来，那些休伦人回去时，也会拿这和他们的婆娘夸口吗？”

莫希干人酋长黝黑的脸上，也掠过一丝愤恨的神色，他从刀鞘中拔出刀子，接着又沉着地把视线转向别处，脸上的神情显得如此泰然自若，仿佛他的情绪从来不知道激动似的。

“蒙卡姆啊，蒙卡姆！”怒不可遏的侦察员继续说道，“人家说，一个人活着时所干的一切，在那些超脱凡人弱点的眼



睛里是一清二楚的,让那个蓄意要血染这片平原的卑鄙小人受到应得的惩罚吧!这一天终究要来的!噢!我以一个纯血统的白人保证,那边还躺着一个头上光秃秃的红人哩!特拉华人,你快来看看。说不定还是你们的人呢。应该把他当作一个勇士来埋掉。酋长,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出来了,不等秋风把这血腥味刮走,就会有一个休伦人为他抵命!”

钦加哥来到这残缺不全的尸体旁,把它翻过来一看,他立刻发现了那六个联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①所特有的标志,这个部落的人以前帮着英国人打仗时,曾经是他们莫希干人的死敌。钦加哥朝这令人作呕的尸体踢了一脚,然后就像对待一具野兽的尸首一样,转身走了开去。侦察员理解他这种动作的含意,于是不慌不忙地顾自向前走去,可是嘴里还在咬牙切齿地咒骂着那个法军司令。

“除了大智大慧和至高无上的上苍,没有什么胆敢大量夺去人类的生命,”侦察员接着说,“因为只有这,才能懂得惩罚的必要;而缺少了人,还有什么能替代上帝的这种造物呢?第一只鹿没有吃完,就射杀第二只,我把这种行径看成

^① 指奥奈达族。